8° P. or. 533/12

W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第五十一回

此回總寫金蓮之妬之淫之邪乃夾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又夾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滿足又見金蓮之行寔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蓮起身來爲月娘所訊後文闢葉之先金蓮起身又爲月娘所訊是也品玉時以春梅代脫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結闢葉子以瓶兒同出儀門始以同瓶兒同房結又是兩七相映黃安二王事來拜是寔宋御史送礼是虛又兩

兩相映也、

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七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後五十回冷局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黃四諄七偕帳伏後文賴帳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親拐財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鬪葉子伏蔽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後五十回之摳扭也、

梵僧爲諸淫婦而現身、乃王六兒先試瓶兒次之金

蓮又次之玉樓月娘又次之然則春梅獨遺寵愛乎不知于金蓮未試之先已先寫了春梅也夫必寫梵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門也必寫金瓶梅之試之者所以極其惡也而王六兒獨占頭籌者又爲貪慾喪命地也

桂姐必寫其私接王三官所以刺西門之愚也必寫爲之東京求情蓋爲上壽之引線也夫東京上壽必用桂姐引者所以點出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則蓋桂姐西門月娘之乾女也作者本意寫一趙炎認女之桂姐蓋特特爲趙炎認子之人寫昭也趙炎認子西

門之于蔡京固此類也以類引類必用桂姐而爲女
爲子之間亦大可恥矣況乎王三官又西門後日之
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乾女又假兄妹乾
手足也乃假子終好乾父之乾女而不知悔乾父且
好乾子之親娘而不知非身以淫媚浪十爲假子女
而不羞已且辱身敗行又假子于人而恐不得其狗
彘之行異味本自相投故此回必寫桂姐爲下文東
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寫桂姐之趋炎認女也
上一回寫瓶兒試藥爲後文病源此文又能于百忙
中金蓮品玉內寫一打猫爲官哥死案文字精細之

鉢線如此

寫一薛姑子見得雪月落于空寂而又一片

動頭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打猫兒金蓮品玉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苦心撩乱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听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往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

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
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对着
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參赶到
後边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边还到我房裏來了我兩
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
（金蓮想當然）
罷了死葱蓮舊枝量固知這月娘听了如何不惱因向大
爲葱蓮爲瓶兒前車
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一語已得全神我又沒
曾說他甚麽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声你爹怎的
不進來小廝倒說在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
守着怎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

婆勢喬坐衙我还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所以邕言可畏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还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來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上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來出門可以兩今平二笑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去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又何嘗放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强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拿力頂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這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又對吳大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個話等我問好好先之言

他我怎麽虔婆勢喬做衙金蓮慌的波口子說道諸人何難看
姐姐寬恕他罷、既如此即不必學與月娘矣知常言大人言又何難在平心以听之耳
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箇誰沒吃他排說過玉樓又挑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心事不意溜他还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出、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数兒又是你还不知道心事太離数月娘
里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声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

吊就與他月娘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可殺、消說當日听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綫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吹○夜○來○○打發他爹出門我赶盞凉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樁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處婆勢喬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对你說交他怪我又是一个學話者可畏可畏你須預備些話兒打

發他這李嫵兒不听便罷听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
拿不起來兩隻肱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
吊眼淚說道几千百斤氣力方寫得出來大姑娘我那里有个字兒昨
晚我在後边听見小厮說他爹在我這边來了我就來到
前边催他往後边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怎覷我
一場莫不我怎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說使我就說對着
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听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
對這話他也就慌了旁覩者清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
的對不是李嫵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嫵兒心事只憑天
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

吃你多話了一個去總是了當說畢哭了又是九千百斤
句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
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
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还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
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
你心里怎麽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
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
來守口如瓶蓋爲有寵不必爭耳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
証

莫道佳人總是癡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边對月娘說、經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呪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旁觀者清、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边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言語已等）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滿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為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畫出（粧）兒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

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麽琴童道是三萬臨引韓
夥計和崔本、經從閘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八
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
三個往楊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
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
進來恍的吳妗子和薛姑子主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
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
來我這里做甚麽非正人語非提刑休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
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
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墜他把陳參政的小

明知面容其來家其思為何如
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廝偷好他知情受了三兩
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
子还俗他怎的还不還俗好不好以法為戲刑知得拏來
意責弄耶可嘆衙門裏再撥他幾撥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
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甚麽俗你
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一服生子善偷胞衣故西門慶道
月娘喜他月娘可殺
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
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
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
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

月娘道線鋪子邻家誰開滿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請着能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二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消是未即前語爲下地也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麽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二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对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

子一分也不動都抬過這邊來接着便來西門慶道到是
借債秘訣
你看見我打發楊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
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
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
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
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
此等筆法惟比書獨擅其
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
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
季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
時來一語上回無數暗補情節皆此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

王府當府里第二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大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進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與姪婿之礼、你还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边兒奇也沒恁俊俏相的已刺之心矣故急急寻文嫂也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閻三西個標着在院裡就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王三官則云第三的齊香兒則云小了頭子李桂兒則云在他家走字比見口角、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

與朱大尉朱大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
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
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央及你來了西
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借人家銀子那里
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搗眼熟不知名
桂之鬼非伯爵
乎說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
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
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此語蓋
必管李
桂兒事也着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
着誰想便知
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字妙桂姐
伯爵方去了西

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進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
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姐來了西門慶走到後
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桃線汗巾
子捲着頭雲髻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
說道爹可怎麽樣見的一語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閉着
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又一語得神俺每又
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推一
祝孫二人俺姐上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
定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再推出主句不連
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兩就是口强見祝窮如畫

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对我說姐上你不出去
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嚜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友我
把門捕了不出來遁辭如盡誰想從外边撞了一夥人來把他
三箇不縣分說都拳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
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箇人牙兒絕便保兒來這里
(卻)兒(那)一(日)在(你)家(定)非(接)他(也)以(嬌)兒(生)日(爲)脫
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號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
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
(待東京已坐名要于、許、方如畫)
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兒救上兒却
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机詐加畫)你起來
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

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箇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箇毛孔兒裡生一箇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話刺刺的你替他說二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箇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綢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遞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

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
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
說去西門慶听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
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箇先去存下來保
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边赶了去罷你看
誆的他那腔兒、乾女認着了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
他兩箇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上這勾當來見
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衛裡說上桂姐連忙就與
來保下禮流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

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來拜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欢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还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还了桂姐教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箇道理我央及爹這里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

是來保文心百曲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里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对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來說声我明日还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子且教韓駙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赶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

兩箇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六兒拿上酒菜对

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
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对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
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友到府裡
問声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試問看
段爲何乃點出來保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
韓道国結親之由也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
身宋京去了单表這吳大舅前來对西門慶說有東平府
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
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听巡按御史查參姐夫
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関出工價來一一奉还西
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

千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擎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爲吳典恩作證）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問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爲閻葉子作引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是女先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磨

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快子來、把圖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寫生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箇曲兒與姑奶七和大姈子听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七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七、做臉兒快、頭裡不來時、把眉頭忙悶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作月

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發氷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姈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

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听見就坐不住趄趄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嘆可七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腳步兒且是去的快寫品玉却如此土場妙絕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先試了他然則春梅又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边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碗子我吃總爲春梅先試藥暗中工夫作地地道道是爲金蓮吃酒那春梅眞箇

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撥了箇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來寫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牝蓋玉就燈下搞是簇新改過牝亦當一番刷洗也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然則與牝一時刷洗也走過這边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傍边桌上放着一千放下半边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体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子一定拳并的大大的與他賺婦人燈下看見諕下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便賬賬聽了西門慶一眼說道

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咏要來奈何老娘吃春方者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裏來了、俺每是雌剩髭鬚各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箇管生他還对着人撇清揚鬼哩、你這衙貨子、乾淨是箇沒搌囘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躲在褁

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來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
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先未試而說罷山人嗚咂或舌尖
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吮捽或在粉臉上
描提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揸拙起來三或字下着一百般字描畫矣
品玉正文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
捧定毛都會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
蹲着一箇白獅子猫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
向前用爪兒來撾此處却為死官哥作線千百忙寫幹事處乃寫一千里之線豈是凡手能到
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
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一扇靶子打

出帳子外去了、那向西門慶道、怪發誓的冤家、緊着這批
刀的不得人意、又引鬧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撾了人
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
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唾
來、我這屋裏儘着教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唾了
這一日亦發唾的沒些事兒、(已完題面品玉公案)西門慶于是向汙
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桃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
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掰着你往
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
(介)(同作)(撚)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七、裏邊緊澁住了
(又勞後來)

好不難捉一面用手摸之窺見虛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是婦人婦人）用力慶說你每常使的頭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七直擊到心上這一個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捉忍也（後文）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又作）一個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薄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

未麥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七兒的按罷婦人听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按慣了驢的行貨磅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箇足纏了一箇更次西門慶精还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縣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七的龜頭刮荅刮荅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腳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按日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過轉過將淫態淫兩手樓定西門慶脖項合扶在身上舒舌頭在

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七罷了
五見昏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水冷泄訖一度西門慶
（旁西門流血作照）
竟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飞然美快不可言也
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盤股
嗚咂其舌那話通不拔出來睡的沒半箇時辰婦人淫情
未定扒上身去兩箇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
亦發稍倦西門慶只是佯飞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
看窓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
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又我品玉文字西門
慶道就咂也不得過晉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

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对
你說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一篇金蓮品玉
脫衣裳穿衣文字却用春梅
裳作起緒韓道國崔本又早外边伺候西門慶出來燒
了帋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楊州馬頭上投
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楊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
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边再教來保稍
去崔本道还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还
不曾寫教來保後边稍了去罷二人拜辞上頭口去了不
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
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品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

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箇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禮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礼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礼帖上寫着浙紬三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七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三

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箇是侍生安忱拜一箇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生有四眼井之說、四井者市井也、明七說出、却都混七看過、安主事道、昨日會見察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寫出垂涎之意、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荆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厨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

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
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
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
董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
監生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賞招敢不趨
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
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边換了冠帶衣服
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
所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
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

大厨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寬
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
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
愧說話間兩箇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
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
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边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
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边月娘因西門慶不
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
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箇對坐妙趣妙

鳳兩箇徒弟泄向縫中豈不成趣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箇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听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

而白髮來侵賀者經過而弔者隨至苦七苦氣化清風
塵歸土點七輪廻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眞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辭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證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所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

絕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听其說薛姑子正待又
唱只見平安兒慌七張七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箇
快手一箇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
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
包子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对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
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琳安交下毡包拏着帖
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
送礼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豬一口金酒二尊公
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違忙分付到家交
書童快拏我的官衔雙紅手本回去門子荅賞他三兩銀

子兩方手帕拍盒的領人與他五錢珉安來家到處尋
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同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傅駿
計陪着人吃酒珉安旋打後边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
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駿計寫了大小三包因
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
時他还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
了珉安道別要題已定林七小廝在外边胡行乱走的養
老婆去了正在急嘍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箇騎
着騾子纔來被珉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衙手本打發
送礼人去了珉安道賊林七小廝你拥着睜了合蓬着丟

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
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对爹說不
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七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
賊狗攮的林七小厮你賄幾箇眞箇走向前一箇撥脚撇
翻倒兩箇就磕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
沫縱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
直去了兩箇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月娘在後边打發兩
個回寵而一春花一秋寔也箇姑子吃了些茶食又听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
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
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七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

裡怎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嫂兒方纔同他出來秋月娘瞧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多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敬濟聞葉又是如此上場特與上文作對恭此回是雙這潘金蓮拉着李嫂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不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月娘之惡咱們出來走走教語道盡就着七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坐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窓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作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

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針尖相對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熬剌七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嘆的是些甚麽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七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傍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罰呪不想了頭掃地七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

甚麼剛纔教我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發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掱着裡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几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黜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綃金黜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

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
的總視擬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
兒為人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頂子地兒銷金
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
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
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七紫葡萄顏色四川
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箇
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闌子兒都是纓絡珍珠
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嘍耶也再沒了賣瓜子兒開
兩子打喘噴嚏一大堆金蓮道怪

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幾箇哨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还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七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又找上金蓮一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關牌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賠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此句却是寫大姐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

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潛
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听前边打門西門慶來
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寫盡敬濟出來迎接西門
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
出月交还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边径往
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内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二回

篇首又我金蓮後庭花一事特七與王六兒一扭同心見二人同惡共濟以結此梵僧藥之案爲後文同時死西門之地也

桂姐自王三官之後西門久已疎淡乃近復漸七熱落者乾女之故則月娘不能相夫遠色親賢甘于自引匪類入室其罪何如而西門爲色所迷明七看破虛假却不能跳出圈套故用伯爵之戲以點醒西門之心也

伯爵數回說明桂姐之于三官而西門乃即有山洞

之淫是其愚而不断且自喜梵僧之藥欲賣弄精神亦非有意于桂姐也夫人之精神値得幾番賣弄哉故沿至後文驚愛月等事皆一層七寫入死地也

爲結文幻化寫一孝哥爲孝哥寫一薛姑子用筆深細固不必說至于爲一王子却寫一庚戌日爲一庚戌日却寫一官哥剃頭又先寫一西門修養後又賠寫一廿四日總之文字不肯直七便出使人看出也

西門吃梵僧藥而死其身月娘服薛姑子藥而亡其嗣兩七相對眞正一對愚人

上回品玉寫一猫此回又寫一猫上文猶是點明事

賊此回却明七寫猫驚官哥蓋爲後文作非一伏金蓮之深心一見撫兒之不能防微杜漸也

金蓮之于敬濟自見嬌娘後而元夜一戲得金蓮唱戲罰唱一戲至此闢葉子一戲乃于買汗巾串入花園之戲方討結煞一見西門之疎一見二人之漸而處七寫月娘又深罪月娘也

王婆于金蓮袖内陶出汗巾爲西門作合令敬濟亦以汗巾作合一絲不爽

死不能一令作中午以
王敬令令作門西急中出向向布重金千發王
也娘月罪罪交娘月復已發
娘之人二足一麻之門足西一發將前之圓
中午賀于乃歲一午華關此至歲一間前歲
金福一安后作交娘娘后清娘于之蓮令
安后娘不之后推后一心清之蓮

第五十二回

慶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詩曰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処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闘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礼、他心中十分欢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

梳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
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
光赤條身子又金蓮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
兒橫抱膝上纏脚換了雙大紅平底鞋兒西門慶一見
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
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箇托子都帶上
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
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箇沒廉耻竟家
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
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全

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樁兒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得你這人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真箇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蹺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难捱叫道達七漫着些這箇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七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

的那玉色線描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也是一間與上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頭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七這里緊着人爽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听且扶其股就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七的叫着達七哄出你達七屄兒來罷那婦人真箇在不星眼朦朧鶯聲欵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难述

又品玉作对

良久西門慶覺精來用手扳其股極力而擗之扣股之聲
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边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
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底于深
異処其美不可當寫得出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
受其精二体偎貼良久摟出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
涎是新破瓜的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匙過次日
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
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
門慶打発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飯正出廳來只見瓶頭
生出官哥剃頭後日因官哥剃頭剃，剩出西門慶頭筆畫
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

無痕之妙

篦篦頭理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舖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覩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銓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叫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下文求了安根)酥茶食打発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篇小

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
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
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
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
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边去了只
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
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
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
新收拾書房裡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於墻兒到翡翠軒見裏

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綉帳銀鉤
水簟珊枕先爲山洞一番描寫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边流
金小篆焚着一楼龍涎綠窓半掩窓外芭蕉低映潘金蓮
且在桌上撥弄他的香盒兒玉楼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
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
來做甚麽金蓮道桂姐要看上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
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鬧了一回忽見画童
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边去
了應伯爵走到松墻边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
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

麼怪爺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來鬧
我事也罷你且與我箇嘴着于是攙過來就要親嘴被桂
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說
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
怪狗才看說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
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
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箇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
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
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
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

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边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經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里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詩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没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總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箇後日來少的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

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箇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
李旺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箇一條鐵
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箇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
日喝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
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麽要緊
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
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
理蛤蠅不鑽沒縫的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
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
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

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辰老孫媽七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撇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箇一分兒使他恁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悵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着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日比哥

那陳敬幻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罷小斯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箇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厮拿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箇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筯擺放廳堂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箇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箇吃

的热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边取些水來俺每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热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盡童兒拿茶至二人吃了某出來外边松牆外各花臺边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礼來平安兒揭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色）四尾水湃的大鯽魚一盒批把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剜的送來我且嘗箇兒着一手撾了好幾箇遞了兩回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麽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养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麽沒供佛我且入口無妨着西門慶分付交

（尽是热物非如後衣褥等典）

到後边收了問你三娘詩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
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蓮花了這
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箇打
雙陸不是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
兒大姐都在後边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
影壁前採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
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
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
娘道六姐你拏唇頭看看好日子及日子就與孩子剃頭
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

如此想出主子月暗人那得知

四月廿一日是箇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為一壬戌日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王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嘰下去不做声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謊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謊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脚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七罷平白教進來剃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嘰了半日氣纔放出

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抱吠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
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
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于是抱
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了
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鬧了一回李瓶兒
又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
吃妳子抱的前边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
活說謊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
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瓶
子酒出去與他謊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箇錢小玉連忙

飾了一盞、擎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如此○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可知上文特爲此一句生出剃頭一段、娘之好○○○○字來、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

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在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絕肯了平白他皆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唱箇兒我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磕花子你虼蝨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

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飾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箇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周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拳起毵毵横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瘦損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勾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顰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箇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受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一段

最難禁禁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柱姐儘力打了一下、馬道賊撲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詆人的、又

集賢賓

幽窓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檐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見

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總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此處是兩人問答）　彈着琵琶又唱又一段

雙聲叠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止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伯爵道一箇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又是一樣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濕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眞。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眞、你且住了、等我唱箇南曲兒你聽、反揷伯爵唱、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又是一樣、假眞箇箇人古怪精靈箇箇人久慣牢成劍將計活理把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畫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捱苦似投河愁如竟井幾時得把業確子填完就變騾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又是一樣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撾斷腸

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日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卩止生箇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簽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絕待言語被希大把卩按了又是一樣說道桂姐你唱你理他桂姐又唱道

鄰原來厮匀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剗好了又是一樣心口裏不相應

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眞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箇招宣襲了罷桂姐又唱又是一番

琥珀猫兒墜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杜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拆今生和你鳳折鴛零對西門不宜唱此

尾聲

此出桂姐一唱直照後月兒家指臂一回見桂姐之交與西門自此全訣後雖有來往亦只淡然而已
寃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畜
人浮薄之情如此則此回美緒桂姐亦可
成做画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七叫盡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
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
濟事拳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
打了人這回拳手來撣掌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
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于是三人又
打雙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
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

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哥
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
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一丁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
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
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
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
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
兒兩箇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
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
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懷中腿上

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梵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軟啓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掇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肐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箇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子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薝蔔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傾迎揣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

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
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箇摟心的摟到一答里了李桂姐
道怪攮刀子猛的進來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
好客易也得值那些数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
且過來等我抽箇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
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
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連後邊嫂子每都嚷
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
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
罷我且親箇嘴着子是接着桂姐親了一箇嘴縮走出來

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箇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了也不關我事纔走到那箇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箇不得人意的攮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箇在雪洞內是幹勾一箇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方纔出解開兩散雲收有詩爲証

綠竹陰中燕語頻　楚儈樂至此
海棠枝上鶯梭急　一段春嬌畫不成
閒來付與丹青手

少頭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補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汁氣喘吁吁走來馬櫻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裏摸出鏡子來在月窓上攏着整雲理髻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摑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孫他孫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听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他每在廟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管家門首下學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

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見教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婦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麽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婦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六爻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

夥了一盤熊心諭而大又拳兩盤燒鵝頭肉和鵝子鵝頭
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
鱖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箇呢且嘗新着酉
門慶道怪狗才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
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里曉
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
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
家有奉承得不倫沒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餅物
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
沒曾放到口裏袁破應伯爵連碟子都遍過去倒的袖了謝

希大道你且留兩箇兒我吃也將手撾一碟子烏菱來只
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撾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
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箇枇杷來賞李銘李銘
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箏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
他唱了一套花藥燭三箇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
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
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
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
家飲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梵僧藥又以一宿無
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與書童

玳安兩箇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走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與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鐺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餡凉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鬭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了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的不來坐坐月娘罪箋

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于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芭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墻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腰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蘆蘆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徂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

帶罵道好箇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
○○又○字○妙○將○上○文○抵○無○數○遞○臉○眉○眼○一○齐○搶○出
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麽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
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嬉嬉向袖子中取出遞與他說道
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
于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
兒抱着官哥兒并妳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
金蓮手拏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
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箇耍子慌的敬濟
赶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
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
○下○既○說○遞○與○我○了○此○偏一問是心林

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箇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箇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天下偏有此等不巧的事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骨牌兒不知山洞中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

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相敬濟
洞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赶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
教敬濟說沒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時石姐裏
面去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裏就折疊
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箇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
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
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理玉樓道
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
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
就抱他的席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

下、孩子便僵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一箇大黑猫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爲後文雪獅一映）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樂耶樂、把孩子丟在這里、吃猫誵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猫來誵寶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箇大黑猫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誵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

六姐往洞兒里浮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二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里討個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妳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妳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墻兒轉過掀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傍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至此回方寫金蓮敬濟二人得手而得手邦在捲捌內且驚散之後又用西門摸着總寫西門之疎畧而又描金蓮之驚魂也

月娘求子蓋正對掃雪一回也夫雪夜求子明是隱贖而借求子作勾挑之計所以牢籠其夫此回求子方是真正求子也然總與西門無相関涉寫盡繼室之假而覘後撒潑一回則求子又明是挾制之媒寫孝哥來歷邦詳細如此一者見名分之正不似瓶兒二者欲為幻化地不得不為薛姑子葉地

掃雪烹茶由寒而漸愛也因雪結胎由熱而歸于冷也且雪胎能無幻化乎

孝哥胎而官哥病結果之人出而寃孽之人該筆帳矣又官哥子虛轉世也孝哥西門轉世也本性一同頭寃孽已不住然則暗中棒喝明明示人又此書之本意也

寫王姑子念經者又爲月娘薛姑子一映見月娘誤于雪而空瓶兒迷于色而忘也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詞曰

小院閒階玉砌、墻隈半簇蔔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愛揮、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爲藏遮、莫教變作杜鵑花、粉褪紅銷香罷、直出勾

右調應天長

話說陳敬濟與金蓮不曾得手、悵快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琪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庄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

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箇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荅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箇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

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值的就遞上
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
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
○哥○納○哈○ ○父○爲○孝○
雨淋唱畢爲瓶兒劉太監舉盃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
病也
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箇絕代才子況唱的聲
音嘹喨響遏行雲却不是箇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
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
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
門親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
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

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唱畢衆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一碗水嚥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雙手抱住便親了箇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箇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隄防吃了一驚回頭

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裡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故意失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容易易要奈何小丈母（爲奈何哉）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敬濟口裡說看腰下那話已是硬幫幫的露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插金蓮挑賴紅潮情動久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濟褻垂教曹觸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濟便趁勢一手掀開金蓮裙子盡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

被纏了一回、腺水濕漉七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緊
抱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还嫌不得到根、教金蓮倒
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箇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
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些、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一
個達七連聲、一個親七不住、厮併了半箇時辰、只聽得隔
墻外敲七的響、又有人說話、兩箇一閧而散、敬濟雲情未
已、金蓮兩意方濃、却是書童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
七的、襲進門來、月娘听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
出來看書童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
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

摟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千三至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眞有些不好、月經還未淨、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與同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一手摟將過來、連親了幾個嘴、一手就下邊一摸、七

蓮自竟心虛、也不做聲、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淋牝

去了、能使敬济文字在西門處結是大奇大奇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罷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边放着宝炉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跪祝祀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内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領在盞内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水藥也服了咳嚨内微覺有些寒氣月娘閉着氣一口吓下孝哥如此得來又拜了四拜當

日又出房只在房裡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喜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拿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喫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廻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廝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蠆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政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安主事道昨

晚老先生送未盡與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纔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閒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荅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銷饌溫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

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腊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小玉薰的彼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繾綣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罷了孝哥如此結胎正是

花有並頭蓮並蒂　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接寫官哥幻化李瓶兒抱着孩子問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

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七心願你
又非祿碌的不得个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願時我叫
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
安分付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
二爹來到已爲借銭伏線西門慶便出迎厮見應伯爵道前日謝
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
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
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
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時
節寫心事蓋西門慶尚不知局也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七兒長養

麼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却總在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總望個秋收小哥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閻大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子有甚愿心正宜及早可當管情交哥兒無災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菴裡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找尋他半日總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

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一處坐地書童拿
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寒
忽然相請小人可畏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疎失今日亹明了哥若明後
日得空望哥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日少盡兄
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
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沒事
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
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
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
世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西門慶道這不

可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
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
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
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
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有甚分付老身因王尚
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
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愿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
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
災延壽二要字寫盡愚人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兒
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

中生有夜叉羅刹常喜啖人令幼弱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又映官哥如今小哥兒要作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何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菴中完愿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菴裡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

今日或者不及矣

次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裡邊帶通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愚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　福自天來定有根

種非無因論　福自天來安

是五了是就上算段一節的話

意若且論論何此處王就不能知何

一論論王就不能知何去的它有

王論論日所就不三能有論子是子就了有論自

此回俱是下文引子。蓋伯爵戲金釧。明言遺簪墜珥。俱是相思隔花金串。行當入他人之手是瓶兒未死。已先爲金梅散去一影然瓶兒一死。亦未嘗不有隔花人遠天涯近意是此一回。既影瓶死。復遙影蓮擢梅謝若任醫官又爲官哥作襯見官哥不死。瓶兒尚可医官哥死而瓶兒必死。子虛之靈不爽矣。

寫玉姑子處修經一繳玉皇廟一起永福寺一襯西門月娘瓶兒之愚也。

花園中一令明說西門豪華不久。如世所云風花雪

月者也而諸笑談又明說西門之得以肆其惡者以有錢耳總爲財字一哭也

寫敬濟金蓮一驚蓋爲二人留地步也夫不驚走勢必當尋閒空而心膽一放墻壁難瞞敬濟不能居于西門家矣故用一驚頓住留至西門一死即接寫售色東床又不費手又有地步也且因此可悟私琴童一回之文矣欲爲金蓮私婿不露馬脚于西門生時必先寫私僕露馬脚于金蓮一來時見金蓮懲此一辱便不敢十分放膽必俟西門死月娘燒香去方露盡情也故寫琴童特爲敬濟地耳蓋當落想時不

寫敬濟金蓮得手于西門在日不足以形其奸乃寫其得手而雪娥嬌兒在側虎視何以不敗露一敗露而敬濟能不作琴童之續乎故用先寫一琴童以厭足嬌兒雪娥之心以暗驚金蓮之膽又寫一理星以迷西門之魄又寫一蕙蓮死以滅雪娥之口一奉梅罵李銘以杜嬌兒之譖又寫一月娘隨處開端托大然後敬濟金蓮得終西門之身而不敗夫敬濟不敗方可至西門死後細細抽筆單單寫之也文字用地步如此人烏知之

又韓金釧韓者寒也已是冷信待特透露接寫至愛

月乃歲晚寒深温氣全無矣是又不可不知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詞曰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莫放手中閒起舞酹花花不語似解人憐　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飄零一片減嫦娥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分明

說出右浪淘沙

却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拏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分付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時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

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裡照管着
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
乘机和潘金蓮弄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
違拘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礼拜調撥已定单待明日
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
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的韓金釧兒答應
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
時節道郊外飲酒有一箇盡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
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
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菴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

姑子大門逕投西門慶進帶來北面跪依叅拜但見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眞乘玉偈演音參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裝成莊嚴世界惠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烟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秖樹訪問綠綵果然稀罕但思福果那惜金錢正是辦箇至誠心何處皇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殤子彭籛 一語道盡痴心

王姑子宣讀疏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併饌之物擺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祇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匆匆 感謝靈神保祐功

更願飯依連座下　　邸教閑慈永享遐
同來紅日纔半竿應伯爵早同常時節來請西門慶笑道
那裡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纔好去
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周相花園極是
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些盡這
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時節道今日哥既沒甚事故應哥
早邀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
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
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應伯
爵先一日已着家火來園內收拾安排筵席又叫下

兩箇優童隨着去了西門慶見二人去了多時便乘轎與門迤邐漸近舉頭一看但見

千樹濃陰一湾流水粉墻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此中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

西門慶贊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時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絵是兩個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要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任你每先陪我去耍七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換着韓金釧手兒同走伯爵後引着慢七的步出廻廊循朱闌轉過

垂楊边一曲茶蘼架趕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七
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梅閣七上名人題咏極多
西門慶備細看了是俗人目中事又過牡丹臺七上数千種奇異
牡丹又過北是竹園七左有听竹館鳳來亭扁額都是名
公手跡右是金魚池七上樂水亭凭欄俯看金魚都像
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一篇金魚賦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
爵催促又登一箇大樓上扁听月樓七上也有名人題詩
○總○是○西○門○眼○中○俗○情○如○此
又聯也是刋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
仙洞深幽廣濶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
○○○

常時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了多齧了那些拾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特下註脚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裡西門慶坐了上位常峙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边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裡話三人吃數數盃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鬢七披幾寸青絲香馥七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憑他鐵石心腸檀板輕敲遶莫金声玉振正是但得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

方

兩個歌童上來拿着簇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羣芳縱錦鮮須知諸人熟處七是下即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声西門慶稱贊不已常峙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女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盃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鍾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一令已盡下文情事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劉姐風花雪月至今誰是第一誰不是第一哉

可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若說不出罰一盃延要講十
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拳起
令鍾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了
常峙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王
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
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
過得緊便道淺淺春光有幾分春梅捱西門慶大笑道好
個說別字的諭起來講不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其
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盃衆人
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赴京泊船在楊子

江到晚叫稍公泊別處罷這里有賊稍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凡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稍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賊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賊便賊有些賊形一話罵作者本意西門慶笑道难道秀才也識別字常峙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却怎的便罰十盃常峙節道你且自家去想點明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箇財主却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被常峙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急失声取酒罰了兩盃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强你若該罰時却饒你不的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懸着常峙節道多嘴西門

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纔安心又說孔夫子西舟得麟不能敎見在家裡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箇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又點一點已更妙却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逐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一般他說錯了又點伯爵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賤貨常二那天殺的部叨逐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兩对整七不想這一下打重

了把金釧疼的要不的又不敢哭脫臉着臉待要使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摟了金釧說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怎嬌輕七濫得一濫兒就待哭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金釧兒揉着頭聽了他一眼罵道怪花子你見來沒的扯淡敢是你家媽七子倒挨駡的行貨來伯爵說笑道我怎不見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駡鄧小閑不少一件你怎的賴得過又奉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箇小娘因那話寬了有人教道他你把生鞏一塊塞在裡邊敢就緊了那小娘真箇依了他不多時那鞏

得疼了不好過脫戀着立在門前一箇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听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樊噲粧不過誰這裡粧霸王哩借金釧一解却是落到本題說畢一連大笑連金釧兒也撲扎的笑了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手走去蹲

在脚後面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
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情理必至不防
常時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樂的向前倒了
一交險些兒不曾濺一臉子的尿一轉頭奇伯爵扒起來笑
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
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于是
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潮了
如今也要你說箇自已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
撒屁幫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生
幫閒道待我聞七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嗅口一咂道個

味畧有些臭还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時節道你自得
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
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
奉酒衆人欢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听西門慶出門
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聲又不敢造次
只在雪洞裡張看还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
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裡來喜得沒有人看見
走到房門首忽听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纔
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已知婦人動情便接口道我那敢忘
記了你搶進來緊抱在道親上昨日丈母叫我去观音

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吃酒了
我絕早就在雪洞裡張望七得眼穿並不見我親七的俊
影兒因此捱着死捱得進來金蓮道碎說嘴的你且禁声
墻有風壁有耳這裡說話不當穩便寫帖驚心 映後大胆說未畢窗
縫裡隱七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綃漸七走近屋裡來又
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都又跑轉去
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速去休
這事不濟了敬濟没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
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送入没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
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

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尚元是手帕哩以此一漸非前文却以此一漸非前文詳多不杜之漸也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三人吃的酩酊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告道莫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話來伯那便取箇大碗兒滿七斟了一碗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時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琪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罷上轎便行兩箇小廝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不題一絲不漏西

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辰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起來似閃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箇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揖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到廳應伯爵厮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

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存細一
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
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七說畢
西門慶聽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裡就床前坐下叫丫頭
把帳兒輕七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
包着閣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脉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
把三箇指頭按在脉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脉息多時纔放
下李瓶兒在帳縫裡慢七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
包着左手拳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
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脉都看了却斗膽要賭七

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二字、直
剌子虛、但看何妨、就叫揭起帳
兒、任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翠、舍顰
映後
笑、那任醫官畧看了兩眼、便对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
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箇病源、纔是箇望
聞問切、西門慶就叫妳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七哨哨
走過來、向任醫官道箇萬福、把李瓶兒那只燥唇乾睡炕
不穩的病症、細七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箇恭
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
形神粗、鹵氣血强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
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

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却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已見把那熟者滌之虛者補之停停當七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礼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已謝意吏部公又送學生一箇扁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來扁上寫着儒醫神術四箇大字近日也有幾箇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体一箇箇飛得起的況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爲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眞正那儒醫兩字

發道的着哩幾乎又寫作作之續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箇房下極與李生熬合李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在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箇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癲的病把烏藥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麼藥那人應聲道吃

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純寫閒眠不以爲意光景而猫狗又携帶）那位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麽官哥（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本生也止）又大笑一回（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本生也止求一箇方兒罷謝儀斷然不敢不敢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正是

神方得自蓬萊島
脉訣傳從少室君
凡爲採芝騎白鶴
聊緣度世訪豪門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